

【新锐散文诗歌书系】

屐红高跟鞋的雨

谭风华诗选

谭风华 © 著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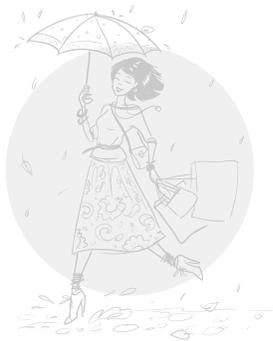


履红高跟鞋的雨

谭风华诗选

谭风华◎著

(节选版)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屐红高跟鞋的雨 : 谭风华诗选 / 谭风华著 . — 北京 :
中国三峡出版社 , 2016.11 (2017.4 重印)

ISBN 978-7-80223-934-0

I . ①屐… II . ①谭… III .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6088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51号 100034)

电话 : (010) 66117828 66116828

[http: // www.zgsxcbs.cn](http://www.zgsxcbs.cn)

E-mail : sanxiaz@sina.com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9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3次印刷

开本 : 710 × 1000 1/16 印张 : 16

字数 : 216千

ISBN 978-7-80223-934-0 定价 : 29.80元

自序

“一部哲学的书，在这个时代，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这是我自己不曾梦想到的事。这种出乎意外的欢迎，使我心里欢喜感谢，自不消说得。”这是胡适先生在1919年5月3日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写的再版自序，这天恰是五四运动的前夜。而现在我的心境和喜悦之情，是与胡适先生当年一样的。虽然《屐红高跟鞋的雨》并不是一本哲学的书，而是我的处女诗集，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屐红高跟鞋的雨》在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出版，没想到两个月时间就售罄，2016年11月第二次印刷，居然也是“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没想到两三个月时间再次售罄，这还是让我有点出乎意外的惊讶。如今又要进行第三次印刷，总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屐红高跟鞋的雨》的正式出版，对他人可能只算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对我个人来说，却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件大事，相当于人生第一次出“疹子”。但因为种种原因，第一次、第二次印刷，既没有序，也没有跋，从头到脚只有诗，以诗为序，以诗为跋。时值第三次印刷，又实在结识不到当年给胡适先生写序的，像蔡元培似的人物，幸应出版社之约，可以退而求其次，在第三次印刷付印之际自己写一篇序文补在这里。

但毕竟人微言轻，我并不敢像宋朝的范仲淹那样，敢于声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多少次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总觉得似乎古代文人就没有快乐的时候。在这里，对中国古人的情怀，我是仰视的，没有丝毫戏谑的心态和嘲讽的意味。而《屐红高跟鞋的雨》这本小诗集，是达不到那种境界，对于整个世界、社会也并不奢望会产生什么震动或者教益，既不敢自矜、自夸，

也不敢有什么过分的想法。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对于我和一直关心、鼓励、帮助我的朋友，却有着重要的和特殊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出书一直是一道门槛。书能够顺利出版，等于我终于跨过了这道门槛。这一步，虽然迟早得迈出去，但等待和酝酿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过于漫长。但从另一方面说明，我出书的心态是认真的、谨慎的，自我要求还是严格的。

出书一直是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个梦想。其实刚写诗歌时就奢望出本诗集，名字就叫《屐红高跟鞋的雨》，并一直用这个题目在我的博客里对自己的诗歌进行结集。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也提出过疑问：为什么不用“屐”“跂”或“跋”？我也私下跟朋友探讨和解释过，“屐”在这里是名词活用为动词，“屐红高跟鞋的雨”翻译为现代白话，是“像穿着木屐一样穿着红高跟鞋的雨”。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写过一首长诗《穿裤子的云》，那是他的代表作。寻常的云和日常的雨，不是诗，你我穿裤子穿鞋，不是诗，但“穿裤子的云”是诗，“屐高跟鞋的雨”是诗。“屐红高跟鞋的雨”这个名字是“性感”的，甚至有点“香艳”，充满着媚惑，所以我一直期望出一本以这个名字作为书名的书。

也有朋友追问过我的笔名“非墨”的来由，我也经常打哈哈，因为实在不容易解释清楚。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小说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写过一本很漂亮的长篇小说，叫《我的名字叫红》，2007年1月11日我借用帕慕克这本小说的题目，写了一篇《我的名字叫非墨》，以简单说明我笔名的来由，虽然解释得并不全面，但大概说明白了。全文如下：

我的名字叫非墨

开始写文章向报刊投稿时，很有激情，也比较孤陋寡闻，以为作家发表文章必定是要用笔名的，不用笔名还称得上作家吗？所以我当时也用很多笔名，但都不太满意，就像猴子掰苞谷，随用随弃，直到最后确定“非墨”，就懒得再改，沿用至今。进而在网上注册ID时，用的也都是“非墨”这个名字。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本名和小名往往是父母或长辈取的，寄托着长者的期望或祝愿；而笔名、网络昵称一般是自己谄的，体现个性和自己的喜好。贾平凹说得最有意思：“名字是自己的，可叫得最多的倒是别人。”最初，曾有一家报社的编辑问过我为什么取“非墨”这样一个名字，我认真做过解释，说了四点理由，他认为很有点意思。后来仍有很多网友通过网络询问过我，或朋友当面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觉得重复回答意义不大，往往笑而言他，避而不答。现在回想那四点理由，却有点儿模糊，记不太清楚了。硬要说说，大概是这样：

一、我极其喜欢庄子和惠子的濠梁之辩，“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以及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这是两个古代哲学命题。且有一个华裔著名诗人叫“非马”的做榜样，觉得特别地有点儿意思。“非墨”大概源于此。

二、“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字太白；“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杨贵妃，字太真。只因太白太真，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其命运往往多舛。自以为胸无大志的我在生活中，绝对的白做不到，退而求其次，赤橙黄绿青蓝紫和灰色，不黑总还是可以选择的。绝对的真做不到，只有另辟蹊径，不假总还是可以努力的方向。“非墨”暗存此意。

三、我是学理工的，不是玩笔墨的，文字不是我的专业和特长。在一般人眼里，爱玩文字就有点不务正业，搞起来就有点像特工搞“地下工作”，而且有时自己对自己的文字又不能有足够的自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难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所以“非墨”也可解释为“不是搞文字工作的”。

四、因家庭遗传，我长得不黑，这是实话。至于心黑不黑，既不好妄自菲薄，也不好自我吹嘘。黑不黑，自己不好说，说了也没人信。

当然，最初我用的名字不是“非墨”，而是“非黑”，并发表过一首诗。但后来觉得现代诗歌过于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诗人不是我这种人可以胜任和担当的，因为要写出好诗似乎是先得把自己搞得痴痴癫癫才行，风险实在太太，尚还有一点儿自知之明，便知难而退了。所以，顺手在“黑”字下面加了一个“土”字，成了“墨”。“土”以示脚踏实地，踏实做人，

诚实生活，扎实写字，诗能写就写，不能写就老老实实写文章。文章能写就写，不能写就读读闲书，以遣有涯之生。

后来，无意中发现“非”和“墨”这两个字很对称、很平稳，汉字中对称的并不多见，因而越看越顺眼，越看越喜欢，情人眼里出西施，敝帚自珍，舍不得丢弃和更换，也就沿用至今了。

在单位，我常坐在办公桌旁，独自发愣，有时也问自己，究竟谭风华是非墨，还是非墨是谭风华？或者我的内心一直就存在着两个自己，或者谭风华、非墨，终究与坐在办公桌前的“我”没有多大关系，那是平行世界另一个“我”，偶尔在这个世界的“投影”。没曾想，如今离《我的名字叫非墨》这篇小文章当时的草就，又是十年，就这么碌碌无为地过去了。有时我也暗自反复追问自己，到底想做什么？究竟有多少个十年可以这样挥霍？我多年尝试写作，虽发表得少，但林林总总，其实数量上早已达到了可以结集出几本书的规模，却一直在犹豫，没有出书。究其缘由，一方面还是自己底气不足，对自己多少还是没有自信，总觉得自己所写的东西，也许更像私人书写、个体写作，或边缘写作、地下写作，自娱和“自愚”的成分多，没有载道的可能和奢望，于世道人心，或他人并无教益。司马迁说的“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自己什么也够不上，沾不上边。虽然立言终究是三不朽的“末事”，而司马氏仍然强调，仍然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氏也是曾经幻想立德、立功，干一翻实事，终因命运，不得已才去著书立说。司马氏的这个想法在我的内心，不知道什么原因，便悄悄沉淀成一份沉重的“教条”，担心即便成书，能够印刷出来，白纸黑字，一堆废话，也不过是一堆废纸，没有什么阅读和保存的价值。另一方面大概是机缘原因，个性又偏于懒散、低调，不能跟随社会潮流，做到“高调做事，高调做人”，不会“个体经营”“人生规划”和“折腾”，个人本性上还是不合时宜，不会“来事”和“拼搏”，没有深刻领会张爱玲说的“出名需趁早”这句话的内涵和社会现实功效。

但没出过书，作为与文字比较亲近的人，内心总有一个硬伤，其实现实的逻辑是，书出版后，写得究竟好不好，有没有人读，似乎并不重

要。好像能卖出去，有一定影响，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别人介绍也多是，“这人出过书”“这人出过《XXXXXX》等好几本书”，中国人潜意识中，对文字多少心存敬畏，对写书的人保有几分敬重，至于书写得好不好，倒是次要的问题。

所以有朋友，把自己出版的书赠阅于我，我总是心存感激，抽时间认真阅读。但偶尔也开玩笑，或自嘲，套用钱钟书先生《围城》里的调侃“出国”事宜玩笑话，说出不出书，就像人出疹子，出过疹子的，多少就明白出疹子不过是那么回事。其实这不过是自我安慰，自侃。

中国现代汉语诗歌，追根溯源，大家比较公认的是胡适先生的《尝试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第一编是胡适留学美国期间创作的，最早的写作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1916年7月，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原题《朋友》）完成于1916年8月23日。《两只蝴蝶》发表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距今年2017年，恰好一百年。现在甚至已有人考证胡适的这首白话诗其实是翻译诗。现在大家都公认，中国现代汉语诗起源白话诗，白话诗源于西方翻译体诗歌，喝的是西方的“狼奶”。与此同时，总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汉语诗歌是白种女人生下的一个黄皮肤的孩子，表面上用的是汉字，骨血却全是西方的。

诗人艾青在1983年写的《我的创作生涯》中，回忆1933年他出狱回家：“有一次，在赶集的路上，我的父亲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他不以为我写的是诗，他认为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的。但他也知道他已不能干预我写诗了。”那时候，1933年，距白话诗歌开创仅十来年，艾青父亲对诗歌的看法，基本代表老辈子文人，甚或整个社会对白话诗歌的基本认识和看法。艾青父亲对写新诗的艾青的态度是揶揄的，不无嘲讽的，对新诗歌从骨子里并不认可。新诗歌发展一百年后的今天，境况有所改观，但争议仍然很大。

而肇始于“文革”后期的朦胧诗，也很有意思。“朦胧”一词来自章明的批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认为一些青年诗人的诗写得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看不懂，显得“朦胧”。可以看出，“朦胧”最初是带着贬义的，“朦胧”最初也是“先锋”和“地下”的。诗歌界

也曾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即：没有翻译，就没有新诗；没有灰皮书，也就没有朦胧诗。所谓灰皮书，是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高干高知可以阅读的、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西方图书，其中一部分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和诗歌，早期的朦胧诗人们正是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这些作品，得到启蒙和启迪，从此开始他们的现代诗歌探索之路。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相似的情况，在隋唐时期，由于佛经的大量译介，曾经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巨大嬗变，这个现象是值得深思和深入探讨的。

其实，胡适先生的《尝试集》最早的创作，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之前完成的，只不过在五四运动之后才结集出版发行。而实际新文化运动追根溯源，应该肇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百年风雨，面对现代诗歌日趋“边缘化”“小众化”等现象，如何评价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成就和历史地位，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一无是处，认为中国现代诗总体是失败的，这以季羨林先生为代表，他在《季羨林生命沉思录》中说“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这个评价，引起广泛争论，再加上近几十年来现代诗“朦胧诗”“下半身写作”“口语诗”“垃圾诗”等等诗歌运动，席卷而来，“梨花诗”“羊羔体”等事件，反复折腾，把不明就里的社会舆论裹挟进去，很多并不读诗的人，人云亦云，跟风炒作。其实很多的“炒作”，又都是策略上的东西，本质上是社会和受众并不认可“新诗”，诗人们幻想或试图通过一种渠道和方式，吸引眼球，吸引阅读，吸引评论，写出的诗歌如果没有发表渠道或可能，没有被阅读和接触的可能，就没法传播和抵达他者的内心。但社会和读者，对这套把戏并不认可，更多的作为娱乐事件和新闻来炒作和“消费”，不读诗歌的仍然不读诗歌，阅读诗歌仍然是那一拨“小众”。而在我看来，诗歌一直就是“小众”的，从来没有“大众”过，即便是唐诗宋词鼎盛时期，在古代读书识字的从来只占中国社会的

少数，而其中能写诗词的又只是少数，能写出好诗词流传后世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虽然诗有别才，但诗歌从来就是精英写作，即便是现在的“草根诗人”也同样是某种意义上披着“羊皮”伪装的精英。

诗歌究竟是什么？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从四言、五言到七言，讲究平仄、对仗、格律和押韵等等，但这些都是诗歌的外在形式，其实王实甫的《西厢记》是诗，汤显祖的《牡丹亭》是诗，曹雪芹的《红楼梦》是诗，杜拉斯的《情人》是诗，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也是诗，诗歌本质并不在于分不分行，长或者短，把这些作品的环境、人物、情节等要素剥离干净，真正剩下，水落石出的就是诗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诗歌即使翻译过来，没有平仄，没有格律，没有对仗，也不押韵，我们读了，仍然觉得是诗。有很多人之所以仍然只对古诗词倍加推崇，一方面，流传、保留下来并进入文学史的古诗词，多是古人写的精品，是被反复甄别、筛选出的极品，而不像现在海量的现代诗歌，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需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需要等待时间的淘洗。同时现代诗歌好与坏，似乎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得到普遍认可的标准。而好诗的尺度却又像“道”，存在于每一个喜欢诗歌、阅读诗歌人的内心。其次是中国现代汉语诗歌，从其诞生之日起，更注重“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注重西方诗歌经验，忽视甚至拒绝中国传统，但对于中国读者，即使是著名翻译家编译的诸如波德莱尔、艾略特、特朗斯特罗姆、辛波斯卡等人的诗歌，都写得很好，诗歌地位也很高，但中国一般的普通大众并不喜欢，甚至读不下去，而仅仅把原因推为“诗不可译”等是说不通的，推到等待和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能力也是有问题的。三是古汉语与现代汉语表面上都是由同样的方块字组成，虽然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母子”，但实质上是有着很大差异的两种语言，古汉语是以单字为主体的一种书写语言，而现代汉语是以词汇为主体的另一种可以书写、记录的口头语言，虽然两者之间有着内在传承和紧密联系，有一根若隐若现的脐带，但是其实质上已发生很多根本性的变异。词汇有两字的、三字的，或多字的，当新汉语以词汇为主体时，传统诗美学中的“平仄、对仗、格律”等要素突然“失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古诗词，一旦翻译成现代汉语，很奇怪，陡然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味同嚼蜡，

很多人也因此推说同样是因为“诗不可译”的缘故。诗歌不是不可以译，是因为转化成现代汉语时，就像很多外语诗歌翻译成汉语时，直译，硬译，译得并不好，失去诗歌原有的节奏、音韵、语气和味道。

也有很多现代诗歌界的人士纷纷对季羨林先生的观点进行批驳，新诗的成与败、得与失，反正是见仁见智，并不是我这个“门外汉”能够说得清楚的。《履红高跟鞋的雨》的第三次重印，只是碰巧在这个时候，若实在没有什么可读性，就权当在新诗百年之际，凑个热闹。当然，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我当初唯一所担心的事情。毋庸置疑的是，由于网络、博客、微博，特别是微信的兴起，诗歌的写作、阅读、发布、传播及其生态、渠道的改变，一个诗歌大时代即将来临。问题是面对这样一个大时代，诗人和读者都做好准备了吗？

《履红高跟鞋的雨》是我的第一本诗集，第一本书，是我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对于我来说，总是心怀感恩的。所以，在此，因诗集的第三次印刷之际，要特别感谢冯志杰先生、戴荣里先生，多年以后我定然还会滋滋回忆我们三人在北京西直门那家小餐馆吃饭时首次谈及出书的情景。同时，我还要感谢李德忠先生、苏亮昆先生、邵胜利先生、陈金先生、江心先生、戴骥先生等老师、朋友多年来的鼓励、鞭策和帮助，以及责任编辑任景辉先生的辛勤工作，终于把我的“疹子”催逼了出来。

谭风华

2017年2月25日作于北京

第一辑

乡愁是根伸不断的风筝线

- 离你多近才算远 / 003
初 恋 / 004
想 你 / 006
乡 音 / 008
吾乡如磁 / 009
我有一种忧伤 / 011
还 乡 / 014
泥 鳅 / 015
飞在风里的纸飞机 / 016
农夫之子 / 017
云上村庄 / 018
草 垛 / 019
后 来 / 020
用一首诗想你 / 022
故乡的痛 / 024
村 庄 / 025
乡 戏 / 026
山高路远 / 027
角 落 / 028
稻草人 / 029
风在唱一首歌 / 030
回 家 / 031
寻 香 / 033
每一个海螺里都藏着一个大海 / 034
一根线 / 035



第二辑

对春表白，简单一字：爱

- 孵化春天的野鸭 / 039
我愿意与春天做一次爱 / 040
藏不住的春天 / 041
抚摸春光 / 042
春花怒放 / 043
等待春天 / 044
心灵春天 / 045
春风拂面 / 046
春天的马蹄声 / 047
春天的诗行 / 048
一帘春晓 / 050
春 / 051
春天的气息 / 053
春 雨 / 054
爬满春天的小院 / 055
春天暗藏一场血腥杀戮 / 056
早 春 / 057
春天，为你写诗——赠詹超 / 058
春暖花开 / 059
寄 春 / 060
三 月 / 061
命中春天的高铁 / 062
北方的春天 / 063
四月的马蹄声 / 064
春天已悄悄离开 / 065



第三辑

履红高跟鞋的雨

- 雨苏州 / 069
雨的轮回 / 071
雨中忧伤 / 074
太阳雨 / 076
雨中登天柱山 / 077
听雨随想 / 080
雨夜情丝 / 081
画船听雨 / 082
夜 雨 / 084
江南的雨 / 086
雨的舞蹈 / 087
雨 行 / 088
雨的感觉 / 089
烟雨江南 / 091
像雾像雨又像风 / 092
雨雪飘零 / 094
雨落南方 / 096
夏 麦 / 097
夏 天 / 098
夏花不语，静静开 / 099
躲 雨 / 100
一任半窗疏雨半窗风 / 101
多雨时节 / 102
履红高跟鞋的雨 / 103



第四辑

秋天，并不总是忧愁

秋夜爬满你的山丘 / 107
相约今夜私奔 / 108
桂花香时又一秋 / 109
秋天故事 / 111
金 秋 / 112
秋 叶 / 113
穿过一片枫树林 / 114
落雁总在秋天里抒情 / 115
伊人何方 / 117
八月，一棵桂花树飘香 / 119
秋风扫落叶 / 120
与秋共语 / 122
秋风，吹散了我的抒情 / 123
清秋，飘落的心事 / 124
月亮是门 / 125
冷月无声 / 126
弦月和满月 / 128
望 月 / 129
月亮的脚 / 130
月亮船的故事 / 131
天涯明月 / 132
今夜的月亮 / 134
月的诞生 / 135
听 月 / 136
拯救落水的月亮 / 137
中秋月 / 139



第五辑

满载童话的火车从冬天开出

- 冬 / 143
- 想 雪 / 145
- 2015年北京第一场雪 / 146
- 荒草拾步 / 148
- 浅 冬 / 149
- 雪下的村庄 / 150
- 最后一片叶子 / 151
- 冬 景 / 153
- 雪的素描 / 154
- 听 雪 / 155
- 每一片雪的灵魂 / 156
- 写给十二月 / 158
- 雪 / 159
- 雪候鸟 / 160
- 雪，漂泊的行者 / 161
- 腊 月 / 162
- 这个冬天很暖 / 163
- 晨露寒霜 / 165
- 告别寒冬 / 166
- 冬天，需要一些温暖的词语 / 169



第六辑

春秋+冬夏=1年

- 常州过年 / 173
- 北京·春节 / 175
- 煮汤圆 / 177
- 清明祭 / 178
- 怀念白米粽子 / 179
- 七夕 / 181
- 2010·北京·中秋 / 184
- 白露 / 186
- 立冬 / 187
- 冬至 / 188
- 年味 / 190
- 过年 / 191
- 猴年大年初三 / 193
- 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 194
- 安放流年 / 196
- 停下来，细数时光 / 198
- 往事，永恒的回忆 / 199
- 我要好好的慢下来 / 200
- 时光深处 / 201
- 岁月的拐角处 / 202
- 与时光同眠 / 203
- 封藏的时光 / 204



第七辑

花开，是植物在说话

- 菊 花 / 209
冬 菊 / 210
花朵是植物的耳朵 / 211
梦 梅 / 213
踏雪寻梅 / 214
腊梅含香 / 215
梅 魂 / 216
冰凌花 / 217
阡陌红尘，一树花开 / 218
为你花开满树 / 219
静默如桃花 / 220
桃 花 / 222
桃花，或梦 / 223
梨花开 / 224
玉兰花开的样子 / 226
栀子花开 / 227
海棠无香 / 228
莲 梦 / 230
花 朵 / 232
秉烛观花 / 234
花 语 / 235
等花开 / 236
槐 花 / 237
花瓣雨 / 238



第一辑

乡愁是根伸不断的风筝线

离你多近才算远

你在封面，我在封底
隔着一本长篇小说的距离
仅仅几寸厚，隔着几百页纸

你在河东，我在河西
隔着一条柔软河流的距离
时间如山洪暴发，阻隔成心思

太近会碰撞，太远会逃逸
万有引力足够发挥作用
月亮与地球，一粒仙丹的距离

我在心外，你一直藏在心里
我有钥匙，却始终找不到门
隔着一堵并不隔音的墙

你在碑后，我在坟前
隔着土，隔着生死
如此近，却是人生至远

初 恋

为什么这么早
就让我期不期遇见你
遇见你就像遇见了美
让我突然间就像
一捧受了惊吓的水
骤然冰冻成玉

因为你的美
纵然站立千年的塔
也会在我眼前轰然坍塌
美是一匹总也熨不平的
绸缎。愁人

眼睛被灼烧成一支自焚的烟
一只透明的蘑菇像海蜇一样
从眼中浮出。一只千倍放大镜
未经允许就将唇边那粒黑痣
放大成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

从此，我就犹如一尾鱼
被毒杀。淹死在你的泪里
犹如一只偶尔离群的雁
被你眼睛里的月光射杀

为什么不让我
晚些时候再遇见你
遇见你就像遇见了魅
让我突然间就像
一块受了惊吓的铁
刹那融化成水

想 你

端着热气腾腾的一杯绿茶想你
看着结着苦瓜的青藤想你
听着柴可夫斯基想你
读着古诗十九首想你
在立秋的细雨里想你
在吃着一尾红烧的鲤鱼时想你
在一起车祸或意外事故里想你
在一起突发的恐怖事件里想你

实在没事时就想想你
可以打发时间
实在有事时
就偶尔利用时间的缝隙
想你，像一朵莲花盛开
想你，像一朵云从湖面飘过
想你，像一株结满梦幻的石榴树
想你，像那只停在狗尾草上的蜻蜓

我突然发现一个秘密
发现我前半生一直等你
后半生一直在想你
因为你，我的一生变得如此简单和单调

想你。没来由地想你
想着。想着。就老了
而如今的你
究竟在哪里

乡 音

用牙，嚼
嚼了一辈子也没嚼烂
用舌头，藏
藏了一辈子也没藏住

吐出来，放在手心，点燃
烧干净了
留着的也是一把灰
一把余温

震颤，耳朵里埋着的风筝线
长年累月没调校过的琴弦
就会绷嗒一下
让心惊，让肉跳

让喉咙因某种摩擦
生出一朵火花
让一道闪电
劈开内心的静夜

吾乡如磁

那河边不曾毁于火的
吊脚楼。是老宅
是一块块磁石
燕子如铁屑
被放飞，一年一度
又被吸回

而我是你身上
切下来的一小块
很破碎，不懂叛逆
总是很听话，很顺从
你是阳时，我也阳
你是阴时，我也阴

总是针锋相对
总是越走越远。后悔
没学好物理，弄不懂
“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道理
没学好语文，读不懂韦庄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因而我总是提心吊胆
青梅竹马仍然固守童年的你
微微一笑
就会将故乡
这座小小的山城
轻而易举地毁掉

我有一种忧伤

我有一种忧伤
悄悄生长在故乡
当我长年漂泊在外
枝头结满酸涩棠梨

故乡是一眼望不到边
凝固的海洋。所有的波涛都已冻结
成绿色翡翠。所有漂泊疲惫的桅杆
都不约而同搁浅
并在土壤里纷纷长着胡须

如玉的山在哭泣
像春天里的冰在融化。融化成小溪
布谷鸟仍把每一个异乡人错当成屈原
一遍又遍地问：归不归哟归不归
我有一种液体叫童年
像盐。溶化在透明的记忆里

我有一种忧伤是液体
一条长年被蜂蜜和花粉污染
的河。从不曾纯净过

从不曾被禁锢在塑料瓶中
河里的鱼喝着这种忧伤长大
都非常长寿

山是位原生态摇滚披头士
山岚呼号。是山歌嘹亮
树是疯长的头发
我曾经用磨砺过的柴刀
一遍遍为桀骜不驯的歌手理发

月亮是我离家时
送给山的定情物
风是我送给山的定型摩丝
萤火虫闪烁着我的一种忧伤
被一年一度迁徙的大雁衔走

小鸟是长着翅膀的跳蚤
在森林里自由地歌唱
虱子是撞断犄角的水牛
用嘴唇收割着河畔青草
蝴蝶是长着翅膀的花朵
蜻蜓是随时准备迫降的云
青蛙在稻田里集合擂鼓厮杀
重温冷兵器时代辉煌和荣耀

我有一种固态的忧伤
像暴雨前的蚂蚁
像蘑菇。纷纷从地底钻出
并爬到树端。结成果子

在远离故乡的地方
城市的灯盏夜夜怒放
忧伤就像记忆里的棠梨
一年一度。酸涩满枝

还乡

越走越弯的山路
越走越痛的旧创
越走越近的乡愁
越走越颠簸的脚印
越走越澎湃的泪水
越走越零乱的思绪

故乡如一柄扑面而来的飞剑
由远及近 不偏不倚
插入我久愈的内伤
呵 疼得我轻叫
我回来了 母亲
我的老泪潸然

泥 鳅

为了缝合被犁铧撕裂的土地
泥鳅开始客串手艺高超的裁缝
把干涸的冬天缝合成一片如镜的水田
把破碎的忧伤缝合成一片明丽的春天

然后绣两只白鹭在田野上翩然起舞
绣梳妆打扮的垂柳一脸惺忪和绵柔
绣一树桃花纷纷醉倒，溅起一池妖艳
绣一群鸭子追逐水牛身后苏醒的蝼蛄

泥鳅便一条又一条从时间的指缝滑走
像一节又一节裹着油而又如水的固体
越想使劲捉住却越难以留住
溜走的其实是那渐行渐远的童年

飞在风里的纸飞机

当飞机倾斜时
整个天空也同时倾斜和打转

当飞机起飞时
像把切蛋糕的刀将天空划成两半

当飞机滑翔时
整个折叠起来的童年也飘荡摇晃

当飞机坠落时
夕阳和笑声像爆米花撒了满地金黄

第一只纸飞机
是父亲折的慈爱，放飞在乡村晒场

最后一只折给自己的纸飞机
是高考后的青春躁动和莫名伤感

如今，再折纸飞机
就像秋来，将夏装收藏
把当下悄悄藏匿在孩子记忆的书页
待孩子长大，当孩子也老时
有一本可供反复翻阅的相册

农夫之子

在春天，我耕地，然后
把那些词种在土里
把那些话语种在土里
把那些诗歌种在土里
把日月种在土里
把自己也种在土里
看看究竟能长出点什么

孤独发芽了
芽是一种啼声，像布谷鸟的叫声
接着长出寂静的叶子
幽暗的叶子，滴着水滴
微笑是一种花朵，吸引蜂蝶和虫子
愤怒是果实
核是颗坚硬的心脏，深藏着希望

是的，我在春天翻耕着泥土
我不清楚，未来是否有收获
我曾遵照爷爷的遗嘱
将他埋葬在故乡
像一粒种子，种在土里
结果每到清明或忌日，我在异地
总能收割一大包裹沉甸甸的乡愁

云上村庄

上山的路被践踏了千年
铺的石头很溜滑，是牙
咬坏多少双鞋底和脚丫
仍然没被踩平，倔犟得
比夕阳再往西倾斜 3 度
目光很陡。一条风筝线
放飞着一个古老的村落

秋天，一场火灾把枫林焚毁
一地红色的灰烬。试图阻挡
思念回家。有一些红花，不听话
在记忆层层叠叠的黑壤里
不分季节地持续盛开
只开不败。红叶愈加颓废
导致所有的相思割腕自杀

躲藏在白云深处的村庄
像块老腊肉，被岁月熏黑
用白毛巾和泉水反复搓洗
仍擦拭不亮。黑夜如土布，落幕
山的灯盏是村庄，点亮整个山麓
照亮游子的乡愁和归途
那是故乡，拧一把，滴出来的都是雨

草 垛

垒在村口和牛棚里的金黄
是大人们抢着收割回来的黄昏
和秋天沉甸甸的微笑
是砍倒后扎成捆的阳光
是一种隔夜起床，清晨第一眼
就能够看见的安详和温暖
很多人已不习惯地里生长出来的黑夜
不习惯黑色的火苗里焚烧着的思念
不习惯炊烟，熏晒着乡里孩子的童年

后 来

这条普头河究竟要绕开多少山隘
翻过多少沟坎，把自己拧成麻花
才能滚入珠江的怀抱。拜见大海

杜鹃在年少的崖边火冒三丈
大把大把的春天被肆意采摘
夕阳在牛背上憧憬着远方和未来

梅子被雨煮熟，洗净溪旁野菜
百玩不厌过家家，一而再，是侗寨
明明是两小无猜，却学电影谈恋爱

燕子懵懂，蜻蜓迷茫。不明白
究竟什么是爱，什么又是不爱
只把一份表白在心底深深藏埋

鹰雁各奔南北，淹没在人海
各自拼命找寻属于自己的男孩女孩
但所有的遇见却都没有你怪和坏

再没有青春可以无节制地挥霍和出卖
伤痕累累为何却是肺和腮
填满天空的总是绵绵细雨和挥不去的霾

常在城市黑夜里独自徘徊
似乎一切都活得很失败，恨不得推倒重来
才发现，原来前世的后来就是现在

未经中国三峡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的书面许可，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该节选内容。违者将被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

如有需要请购买原版书。

<http://item.jd.com/12162618.html?dist=jd>



三峡小微

中国三峡出版传媒

中国三峡出版社